

北齊書目錄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本紀八卷

列傳四十二卷

共五十卷



帝紀

北齊書卷一

帝紀第一

神武上

北齊書卷二

帝紀第二

神武下

北齊書卷三

帝紀第三

文襄

北齊書卷四

帝紀第四

文宣

北齊書卷五

帝紀第五

廢帝

北齊書卷六

帝紀第六

孝昭

北齊書卷七

帝紀第七

武成

北齊書卷八

帝紀第八

後主

幼主

列傳

乾隆四年校刊

北齊書目錄

北齊書卷九

列傳第一

神武婁后

文襄元后

文宣李后

孝昭元后

武成胡后

後主斛律后

胡后

穆后

北齊書卷十

列傳第二

高祖十一王

永安簡平王浚

平陽靖翼王淹

彭城景思王浹

上黨剛肅王渙

襄城景王洸

任城王湝

高陽康穆王湜

博陵文簡王濟

華山王凝

馮翊王潤

漢陽敬懷王洽

北齊書卷十一

列傳第三

文襄六王

河南康舒王孝瑜

廣寧王孝珩

河間王孝琬

蘭陵武王孝瓘

安德王延宗

漁陽王紹信

北齊書卷十二

列傳第四

文宣四王

太原王紹德

范陽王紹義

西河王紹仁

隴西王紹廉

孝昭六王

樂陵王百年

始平王彥德

城陽王彥基

定陽王彥康

汝陽王彥忠

汝南王彥理

武成十二王

南陽王綽

琅邪王儼

齊安王廓

北平王貞

高平王仁英

淮南王仁光

西河王仁幾

樂平王仁邕

潁川王仁儉

安陽王仁雅

丹陽王仁直

東海王仁謙

北齊書卷十三

列傳第五

趙郡王琛 子叡

清河王岳 子勸

北齊書卷十四

列傳第六

廣平公盛

陽州公永樂

弟長弼

襄樂王顯國

上洛王思宗

子元海

平秦王歸彥

武興王普

長樂太守靈山

從兄伏護

北齊書卷十五

列傳第七

竇泰

尉景

婁昭

子叡

庫狄干

子士文

韓軌

潘樂

北齊書卷十六

列傳第八

段榮

子韶

北齊書卷十七

列傳第九

斛律金

子光

美

北齊書卷十八

列傳第十

孫騰

高隆之

司馬子如

北齊書卷十九

列傳第十一

賀拔允

蔡儁

韓賢

尉長命

王懷

劉貴

任延敬

莫多婁貸文

高市貴

庫狄迴洛

庫狄盛

薛孤延

張保洛

侯莫陳相

北齊書卷二十

列傳第十二

張瓊

斛律羌舉

堯雄

宋顯

王則

慕容紹宗

薛循義

叱利平

步大汗薩

慕容儼

北齊書卷二十一

列傳第十三

高乾

弟昂

弟季式

封隆之

子子繪

乾隆四年校刊

北齊書目錄

六

北齊書卷二十二

列傳第十四

李元忠

盧文偉

李義深

北齊書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五

魏蘭根

崔陵 子瞻

北齊書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六

孫搴

陳元康

杜弼

北齊書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七

張纂

張亮

張耀

趙起

徐遠

王峻

王紘

北齊書卷二十六

列傳第十八

薛琚

敬顯儁

平鑒

北齊書卷二十七

列傳第十九

万俟普 子洛

可朱渾元

劉豐

破六韓常

金祚

韋子粲

北齊書卷二十八

列傳第二十

元坦

元斌

元孝友

元暉業

元弼

元韶

北齊書卷二十九

列傳第二十一

李渾

子湛 渾弟繪

族子公緒

李輿

弟瑾 族弟曉

鄭述祖 子元德

北齊書卷三十

列傳第二十二

崔暹

子達 挈

高德政

崔昂

北齊書卷三十一

乾隆四年校刊

北齊書目錄

八

列傳第二十三

王昕 弟晞

北齊書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四

陸法和

王琳

北齊書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五

蕭明

蕭祗

蕭退

蕭放

徐之才

北齊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六

楊愔

燕子獻

宋欽道

鄭頤

北齊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七

裴讓之

弟諷之
獻之

皇甫和

李構

張宴之

陸印

王松年

劉禕

北齊書卷三十六

乾隆四年校刊

北齊書目錄

北齊書目錄
九
列傳第二十八

邢邵

北齊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二十九

魏收

北齊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三十

辛術

元文遙

趙彥深

北齊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三十一

崔季舒

祖珽

北齊書卷四十

列傳第三十二

尉瑾

馮子琮

赫連子悅

唐邕

白建

北齊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三

暴顯

皮景和

鮮于世榮

綦連猛

元景安

獨孤永業

傅伏

高保寧

北齊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四

陽斐

盧潛

崔劼

盧叔武

陽休之

袁聿脩

北齊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五

李稚廉

封述

許惇

羊烈

源彪

北齊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六

儒林

李鉉

刁柔

馮偉

張買奴

劉軌思

鮑季詳

邢峙

劉晝

馬敬德 子元熙

張景仁

權會

張思伯

張雕

孫靈暉

石曜

北齊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七

文苑

祖鴻勳

李廣

樊遜

劉逖

荀士遜

顏之推

袁爽 朱才

韋道遜 荀仲舉

江旰 蕭愨

睦豫 古道子

北齊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八

循吏

張華原

宋世良 弟世軌

郎基

孟業

崔伯謙

蘇瓊

房豹

路去病

北齊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九

酷吏

邱瓊

宋遊道

盧斐

畢義雲

北齊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四十

外戚

趙猛

婁叡

尔朱文暢

鄭仲禮

李祖昇

元蠻

胡長仁

北齊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四十一

方伎

由吾道榮

王春

信都芳

宋景業

許遵

吳遵世

趙輔和

皇甫玉

解法選

魏寧

綦母懷文

張子信

馬嗣明

北齊書卷五十

列傳第四十二

恩倖

郭秀

和士開

穆提婆

高阿那肱

韓鳳

韓寶業

北齊書目錄

北齊書卷一

北齊書一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帝紀第一

神武上

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名歡字賀六渾渤海蓀人也六世祖隱晉玄菟太守隱生慶慶生泰泰生湖三世仕慕容氏及慕容寶敗國亂湖率眾歸魏為右將軍湖生四子第三子謚仕魏位至侍御史坐法徙居懷朔鎮謚生皇考樹性通率不事家業住居白道南數有赤光紫氣之異隣人以為怪勸徙居以避之皇考曰安知非吉居

次行低六格

三行低四格

之自若及神武生而皇妣韓氏殂養於同產姊瑁鎮獄
隊尉景家神武既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長而
深沉有大度輕財重士爲豪俠所宗目有精光長頭高
顴齒白如玉少有人傑表家貧及聘武明皇后始有馬
得給鎮爲隊主鎮將遼西段長常奇神武貌謂曰君有
康濟才終不徒然便以子孫爲託及貴追贈長司空擢
其子寧用之神武自隊主轉爲函使嘗乘驛過建興雲
霧晝晦雷聲隨之半日乃絕若有神應者每行道路往
來無風塵之色又嘗夢履衆星而行覺而內喜爲函使
六年每至洛陽給令史麻祥使祥嘗以肉啗神武神武

性不立食坐而進之祥以爲慢己答神武四十及自洛
陽還傾產以結客親故怪問之答曰吾至洛陽宿衛羽
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若此
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邪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
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及秀容人劉貴中山人賈
顯智爲奔走之友懷朔戶曹史孫騰外兵史侯景亦相
友結劉貴嘗得一白鷹與神武及尉景蔡儁子如賈顯
智等獵於沃野見一赤兔每搏輒逸遂至迴澤澤中有
茅屋將奔入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鷹兔俱死神武怒以
鳴鏑射之狗斃屋中有二人出持神武襟甚急其母兩

目盲曳杖呵其二子曰何故觸大家出甕中酒烹羊以
飯客因自言善暗相遍捫諸人皆貴而指麾俱由神武
又曰子如歷位顯智不善終飯竟出行數里還更訪之
則本無人居乃向非人也由是諸人益加敬異孝昌元
年柔立鎮人杜洛周反於上谷神武乃與同志從之醜
其行事私與尉景段榮蔡儁圖之不果而逃爲其騎所
追文襄及魏永熙后皆幼武明后於牛上抱負之文襄
屢落牛神武彎弓將射之以決去后呼榮求救賴榮遽
下取之以免遂奔葛榮又亡歸尔朱榮於秀容先是劉
貴事榮盛言神武美至是始得見以憔悴故未之奇也

貴乃爲神武更衣復求見焉因隨榮之廐廐有惡馬榮
命翦之神武乃不加羈絆而翦竟不蹄齧已而起曰御
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坐神武於牀下屏左右而訪時
事神武曰聞公有馬十二谷各色別爲羣將此竟何用也
榮曰但言爾意神武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孽寵
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而
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語
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後從榮徙據并州
抵揚州邑人龐蒼鷹止團焦中每從外歸主人遙聞行
響動地蒼鷹母數見團焦赤氣赫然屬天又蒼鷹嘗夜

欲入有青衣人拔刀叱曰何故觸王言訖不見始以爲異密覘之唯見赤蛇蟠牀上乃益驚異因殺牛分肉厚以相奉蒼鷹母求以神武爲義子及得志以其宅爲第號爲南宅雖門巷開廣堂宇崇麗其本所住團焦以石堊塗之留而不毀至文宣時遂爲宮旣而榮以神武爲親信都督于時魏明帝銜鄭儼徐紇逼靈太后未敢制私使榮舉兵內向榮以神武爲前鋒至上黨明帝又私詔停之及帝暴崩榮遂入洛因將篡位神武諫恐不聽請鑄像卜之鑄不成乃止孝莊帝立以定策勳封銅鞮伯及尔朱榮擊葛榮令神武喻下賊別稱王者七人後

與行臺于暉破羊侃于泰山尋與元天穆破邢杲于濟南累遷第三鎮人酋長常在榮帳內榮嘗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尔朱兆曰此正可統三千騎以還堪代我主衆者唯賀六渾耳因誡兆曰爾非其匹終當爲其子穿鼻乃以神武爲晉州刺史於是大聚斂因劉貴貨榮下要人盡得其意時州庫角無故自鳴神武異之無幾而孝莊誅榮及尔朱兆自晉陽將舉兵赴洛召神武神武使長史孫騰辭以絳蜀汾胡欲反不可委去兆恨焉騰復命神武曰兆舉兵犯上此大賊也吾不能久事之自是始有圖兆計及兆入洛執莊帝以北神

武聞之大驚又使孫騰僞賀兆因密覘孝莊所在將劫以舉義不果乃以書喻之言不宜執天子以受惡名於海內兆不納殺帝而與尔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曄改元建明封神武爲平陽郡公及費也頭紇豆陵步藩入秀容逼晉陽兆徵神武神武將往賀拔焉過兒請緩行以弊之神武乃往逗遛辭以河無橋不得渡步藩軍盛兆敗走初孝莊之誅尔朱榮知其黨必有逆謀乃密敕步藩令襲其後步藩旣敗兆等以兵勢日盛兆又請救於神武神武內圖兆復慮步藩後之難除乃與兆悉力破之藩死深德神武誓爲兄弟時世隆度律彥伯共執朝

政天光據關右兆據并州仲遠據東郡各擁兵爲暴天下苦之葛榮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爲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草竊不止兆患之問計於神武神武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素腹心者私使統焉若有犯者直罪其帥則所罪者寡兆曰善誰可行也賀拔允時在坐請神武神武拳毆之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阿鞠泥敢誣下罔上請殺之兆以神武爲誠遂以委焉神武以兆醉恐醒後或致疑貳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命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有

欵軍門者絳巾袍自稱梗楊驛子願廁左右訪之則以力聞常於并州市搭殺人者乃署爲親信都督兵士素惡兆而樂神武於是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并肆頻歲霜早降戶掘黃鼠而食之皆面無穀色徒汚人國王請令就食山東待溫飽而處分之兆從其議其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今四方擾擾人懷異望况高公雄略又握大兵將不可爲兆曰香火重誓何所慮也紹宗曰親兄弟尚爾難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已受神武金因譖紹宗與神武舊有隙兆乃禁紹宗而催神武發神武乃自晉陽出滏口路逢介朱榮妻北鄉長公

主自洛陽來馬三百匹盡奪易之兆聞乃釋紹宗而問焉紹宗曰猶掌握中物也於是自追神武至襄垣會漳水暴長橋壞神武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他故備山東盜耳王受公主言自來賜追今渡河而死不辭此衆便叛兆自陳無此意因輕馬渡與神武坐幕下陳謝遂授刀引頭使神武斫已神武大哭曰自天柱薨背賀六渾更何所仰願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今旁人構閒至此大家何忍復出此言兆投刀於地遂刑白馬而盟誓爲兄弟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兆神武齧臂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饑馬瘦不可相支

若英雄崛起則爲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雖勁捷而兇狡無謀不足圖也旦日兆歸營又召神武神武將上馬詣之孫騰牽衣乃止兆隔水肆罵馳還晉陽兆心腹念賢領降戶家累別爲營神武僞與之善觀其佩刀因取之以殺其從者從者盡散於是士衆咸悅倍願附從初魏真君內學者奏言上黨有天子氣云在壺關大王山武帝於是南巡以厭當之累石爲三封斬其北鳳凰山以毀其形後上黨人居晉陽者號上黨坊神武實居之及是行舍大王山六旬而進將出滏口倍加約束纖毫之物不聽侵犯將過麥地神武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

稱高儀同將兵整肅益歸心焉遂前行屯鄴求糧相州刺史劉誕誕不供有軍營租米神武自取之魏普泰元年二月神武軍次信都高乾封隆之開門以待遂據冀州是月命朱度律廢元畢而立節閔帝欲羈縻神武三月乃白節閔帝封神武爲渤海王徵使入覲神武辭四月癸巳又加授東道大行臺第一鎮人酋長龐蒼鷹自太原來奔神武以爲行臺郎尋以爲安州刺史神武自向山東養士繕甲禁侵掠百姓歸心乃詐爲書言命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衆皆愁怨又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爲請留五日

如此者再神武親送之郊雪涕執別人皆號慟哭聲動地神武乃喻之曰與爾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柰何衆曰唯有反耳神武曰反是急計須推一人爲主衆願奉神武神武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百萬衆無刑法終自灰滅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不得欺漢兒不得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爾不能爲取笑天下衆皆頓顙死生唯命神武曰若不得已明日椎牛饗士喻以討尔朱之意封隆之進曰千載一時普天幸甚神武曰討賊大順也拯時大業也吾雖不武以死繼之

何敢讓焉六月庚子建義於信都尚未顯背尔朱氏及李元忠與高乾平殷州斬尔朱羽生首來謁神武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以元忠爲殷州刺史是時兵威旣振乃抗表罪狀尔朱氏世隆等祕表不通八月尔朱兆攻陷殷州李元忠來奔孫騰以爲朝廷隔絕不權立天子則衆望無所係十月壬寅奉章武王融子渤海太守朗爲皇帝年號中興是爲廢帝時度律仲遠軍次洛陽尔朱兆會之神武用竇泰策縱反間度律仲遠不戰而還神武乃敗兆於廣阿十一月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神武起土山爲地道往建大柱一時焚之城陷入

地麻祥時爲湯陰令神武呼之曰麻都祥慙而逃永熙
元年正月壬午拔鄴城據之廢帝進神武大丞相柱國
大將軍太師是時青州建義大都督崔靈珍大都督耿
翔皆遣使歸附行汾州軍事劉貴棄城來降閏三月尔
朱天光自長安兆自并州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同
會鄴衆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節閔以長孫承業爲大
行臺總督焉神武令封隆之守鄴自出頓紫陌時馬不
滿二千步兵不至三萬衆寡不敵乃於韓陵爲圓陣連
牛驢以塞歸道於是將士皆有死志四面赴擊之尔朱
兆責神武以背已神武曰本戮力者共輔王室今帝何

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讐耳神武曰我昔日親聞
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報
之有今日義絕矣乃合戰大敗之尔朱兆對慕容紹宗
叩心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將輕走紹宗反旗鳴角收
聚散卒成軍容而西上高季式以七騎追奔度野馬崗
與兆遇高昂望之不見哭曰喪吾弟矣夜久季式還血
滿袖斛斯椿倍道先據河橋初普泰元年十月歲星熒
惑鎮星太白聚於觜參色甚明太史占云當有王者興
是時神武起於信都至是而破兆等四月斛斯椿執天
光度律送洛陽長孫承業遣都督賈顯智張歡入洛陽

執世隆彥伯斬之兆奔荊州仲遠奔梁州遂死焉時凶
蠹旣除朝廷慶悅初未戰之前月章武人張紹夜中忽
被數騎將踰城至一大將軍前敕紹爲軍導向鄴云佐
受命者除殘賊紹迴視之兵不測整疾無聲將至鄴乃
放焉及戰之日尒朱氏軍人見陣外士馬四合蓋神助
也旣而神武至洛陽廢節閔及中興主而立孝武孝武
旣卽位授神武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刺
史增封并前十五萬戶神武辭天柱減戶五萬壬辰還
鄴魏帝餞於乾脯山執手而別七月壬寅神武帥師北
伐尒朱兆封隆之言侍中斛斯椿賀拔勝賈顯智等往

事尒朱普皆反噬今在京師寵任必構禍隙神武深以
爲然乃歸天光度律於京師斬之遂自滏口入尒朱兆
大掠晉陽北保秀容并州平神武以晉陽四塞乃建大
丞相府而定居焉尒朱兆旣至秀容分兵守險出入寇
抄神武揚聲討之師出止者數四兆意怠神武揣其歲
首當宴會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神
武以大軍繼之二年正月竇泰奄至尒朱兆庭軍人因
宴休墮忽見秦軍驚走追破之於赤洪嶺兆自縊神武
親臨厚葬之慕容紹宗以尒朱榮妻子及餘衆自保焉
突城降神武以義故待之甚厚神武之入洛也尒朱仲

遠部下都督橋寧張子期自滑臺歸命神武以其助亂且數反覆皆斬之斛斯椿由是內不自安乃與南陽王寶炬及武衛將軍元毗魏光祿王思政構神武於魏帝舍人元士弼又奏神武受敕大不敬故魏帝心貳於賀拔岳初孝明之時洛下以兩拔相擊謠言曰銅拔打鐵拔元家世將末好事者以二拔謂拓拔賀拔言俱將衰敗之兆時司空高乾密啓神武言魏帝之貳神武封呈魏帝殺之又遣東徐州刺史潘紹業密敕長樂太守龐蒼鷹令殺其弟昂昂先聞其兄死以稍刺柱伏壯士執紹業於路得敕書於袍領來奔神武抱其首哭曰天子

枉害司空遠使以白武幡勞其家屬時乾次弟慎在光州爲政嚴猛又縱部下取納魏帝使之慎聞難將奔梁其屬曰公家勳重必不兄弟相及乃弊衣推鹿車歸渤海逢使者亦來奔於是魏帝與神武隙矣阿至羅虜正光以前常稱藩自魏朝多事皆叛神武遣使招納便附欵先是詔以寇賊平罷行臺至是以殊俗歸降復授神武大行臺隨機處分神武常賚其粟帛議者以爲徒費無益神武不從撫慰如初其酋帥吐陳等感恩皆從指麾救曹泥取万俟受洛干大收其用河西費也頭虜紇豆陵伊利居河池恃險擁衆神武遣長史侯景屢招

不從

壬申三月十四日據宋刊本校

北齊書卷一

北齊書卷一考證

高祖神武皇帝紀上謚生皇考樹○魏書及北史俱作

樹生

臣荃

按本書杜弼傳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云

須取署子炎讀署爲樹高祖大怒曰小人多不知避人家諱杖之於前弼進曰禮二名不偏諱孔子言微不言在言在不言微子炎之罪宜或可恕惟名樹生故云二名若名樹非二名矣但諸本皆作樹故仍之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爲羣○監本谷訛各從南監本

改臣範

按史記谷量牛馬本書婁昭傳內有牛馬以

谷量語

終當爲其子穿鼻○通鑑無子字

以兵勢日盛○一本無以字

初魏真君內學者○一本君下有中字臣荃按真君魏

世祖年號內學謂圖識之學也見後漢書方伎傳注

時度律仲遠軍次洛陽○北史洛作晉

爲地道往建大柱一時焚之○通鑑作爲地道施柱而

焚之城陷

北齊書卷一考證

北齊書卷二

北齊書二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帝紀第二

神武下

天平元年正月壬辰神武西伐費也頭虜紇豆陵伊利
於河西滅之遷其部於河東二月永寧寺九層浮圖災
既而人有從東萊至云及海上人咸見之於海中俄而
霧起乃滅說者以爲天意若曰永寧見災魏不寧矣飛
入東海渤海應矣魏帝既有異圖時侍中封隆之與孫
騰私言隆之喪妻魏帝欲妻以妹騰亦未之信心害隆

之泄其言於斛斯椿椿以白魏帝又孫騰帶仗入省擅殺御史並亡來奔稱魏帝過舍人梁續於前光祿少卿元子幹攘臂擊之謂騰曰語爾高王元家兒拳正如此領軍婁昭辭疾歸晉陽魏帝於是以斛斯椿兼領軍分置督將及河南關西諸刺史華山王鷲在徐州神武使邸珍奪其管籥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雋皆神武同義魏帝忌之故省建州以去賢使御史中尉綦雋察雋罪以開府賈顯智爲濟州雋拒之魏帝逾怒五月下詔云將征句吳發河南諸州兵增宿衛守河橋六月丁巳魏帝密詔神武曰宇文黑獺自平破秦隴多求非分

脫有變詐事資經略但表啓未全背戾進討事涉忽忽遂召羣臣議其可否僉言假稱南伐內外戒嚴一則防黑獺不虞二則可威吳楚時魏帝將伐神武神武部署將帥慮疑故有此詔神武乃表曰荆州綰接蠻石注密邇畿服關隴恃遠將有逆圖臣今潛勒兵馬三萬擬從河東而渡又遣恒州刺史庫狄干瀛州刺史郭瓊汾州刺史斛律金前武衛將軍彭樂擬兵四萬從其來違津渡遣領軍將軍婁昭相州刺史竇泰前瀛州刺史堯雄并州刺史高隆之擬兵五萬以討荆州遣冀州刺史尉景前冀州刺史高敖曹濟州刺史蔡雋前侍中封隆之擬

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征江左皆約所部伏聽處分
魏帝知覺其變乃出神武表命羣官議之欲止神武諸
軍神武乃集在州僚佐令其博議還以表聞仍以信誓
自明忠欵曰臣爲嬖佞所閒陛下一旦賜疑令猖狂之
罪余朱時討臣若不盡誠竭節敢負陛下則使身受天
殃子孫殄絕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動佞臣一二
人願斟量廢出辛未帝復錄在京文武議意以答神武
使舍人溫子昇草勅子昇逡巡未敢作帝據胡牀拔劍
作色子昇乃爲勅曰前持心血遠以示王深冀彼此共
相體悉而不良之徒坐生間貳近孫騰倉卒向彼致使

聞者疑有異謀故遣御史中尉綦儁具申朕懷今得王
啓言誓懇惻反覆思之猶所未解以朕眇身遇王武略
不勞尺刃坐爲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高王今
若無事背王規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誓皇天
后土實聞此言近慮宇文爲亂賀拔勝應之故纂嚴欲
與王俱爲聲援宇文今日使者相望觀其所爲更無異
迹誘賀拔在南開拓邊境爲國立功念無可責君若欲分
討何以爲辭東南不寘爲日已久先朝已來置之度外
今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旣闇昧不知佞人
是誰可列其姓名令朕知也如聞庫狄干語王云本欲

取懦弱者爲主王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王聞勳人豈出佞臣之口去歲封隆之背叛今年孫騰逃走不罪不送誰不怪王騰旣爲禍始曾無愧懼王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雖啓圖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度洛陽或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怪聞之者寧能不疑王若守誠不貳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衆終無圖彼之心王脫信邪棄義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爭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爲他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爲王殺幽

辱壅粉了無遺恨何者王旣以德見推以義見舉一朝背德舍義便是過有所歸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分疎到此古語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吾兄射我泣而道之朕旣親王情如兄弟所以投筆拊膺不覺獻歎初神武自京師將北以爲洛陽久經喪亂王氣衰盡雖有山河之固土地褊狹不如鄴請遷都魏帝曰高祖定鼎河洛爲永永之基經營制度至世宗乃畢王旣功在社稷宜遵太和舊事神武奉詔至是復謀焉遣三千騎鎮建興益河東及濟州兵於白溝虜船不聽向洛諸州和糴粟運入鄴城魏帝又勅神武曰王若厭伏人

情杜絕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戍送相州之粟追濟州之軍令蔡儁受代使邸珍出徐止戈散馬各事家業脫須糧廩別遣轉輸則讒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終不舉足渡河以干戈相指王若馬首南向問鼎輕重朕雖無武欲止不能必爲社稷宗廟出萬死之策決在於王非朕能定爲山止簣相爲惜之魏帝時以任祥爲兼尚書左僕射加開府祥棄官走至河北據郡待神武魏帝乃勅文武官北來者任去留下詔罪狀神武爲北伐經營神武亦勒馬宣告曰孤遇尔朱擅權舉大義於四海奉戴主上義貫幽明橫爲

斛斯椿讒構以誠節爲逆首昔趙鞅興晉陽之甲誅君側惡人今者南邁誅椿而已以高昂爲前鋒曰若用司空言豈有今日之舉司馬子如答神武曰本欲立小者正爲此耳魏帝徵兵關右召賀拔勝赴行在所遣大行臺長孫承業大都督潁川王斌之斛斯椿共鎮武牢汝陽王暹鎮石濟行臺長孫子彥帥前恒農太守元洪略鎮陝賈顯智率豫州刺史斛斯元壽伐蔡儁神武使竇泰與左廂大都督莫多婁貸文逆顯智韓賢逆暹元壽軍降泰貸文與顯智遇於長壽津顯智陰約降引軍退軍司元玄覺之馳還請益師魏帝遣大都督侯幾紹赴

之戰於滑臺東顯智以軍降紹死之七月魏帝躬率大衆屯河橋神武至河北十餘里再遣口申誠款魏帝不報神武乃引軍渡河魏帝問計於羣臣或云南依賀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未決而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不睦斌之棄椿徑還給帝云神武兵至卽日魏帝遜於長安己酉神武入洛陽停於永寧寺八月甲寅召集百官謂曰爲臣奉主匡救危亂若處不諫爭出不陪隨緩則耽寵爭榮急便逃竄臣節安在遂收開府儀同三司叱列延慶兼尚書左僕射辛雄兼吏部尚書崔孝芬都官尚書劉廐兼度支尚書楊機散騎常侍

元士弼並殺之誅其貳也士弼籍沒家口神武以萬機不可曠廢乃與百僚議以清河王亶爲大司馬居尚書下舍而承制決事焉王稱警蹕神武醜之神武尋至恒農遂西剋潼關執毛洪賔進軍長城龍門都督薛崇禮降神武退舍河東命行臺尚書長史薛瑜守潼關大都督庫狄溫守封陵於蒲津西岸築城守華州以薛紹宗爲刺史高昂行豫州事神武自發晉陽至此凡四十啓魏帝皆不答九月庚寅神武還於洛陽乃遣僧道榮奉表關中又不答乃集百僚四門耆老議所推立以爲自孝昌衰亂國統中絕神主靡依昭穆失序永安以孝文

爲伯考永熙遷孝明於夾室業喪祚短職此之由遂議立清河王世子善見議定白清河王王曰天子無父苟使兒立不惜餘生乃立之是爲孝靜帝魏於是始分爲二神武以孝武旣西恐逼嶠陝洛陽復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晉陽形勢不能相接乃議遷鄴護軍祖榮贊焉詔下三日車駕便發戶四十萬狼狽就道神武留洛陽部分事畢還晉陽自是軍國政務皆歸相府先是童謠曰可憐青雀子飛來鄴城裏羽翮垂欲成化作鸚鵡子好事者竊言雀子謂魏帝清河王子鸚鵡謂神武也初孝昌中山胡劉蠡升自稱天子年號神嘉居雲陽谷西

土歲被其寇謂之胡荒二年正月西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擁衆內屬神武迎納之壬戌神武襲擊劉蠡升大破之己巳魏帝褒詔以神武爲相國假黃鉞劔履上殿入朝不趨神武固辭三月神武欲以女妻蠡升太子候其不設備辛酉潛師襲之其北部王斬蠡升首以送其衆復立其子南海王神武進擊之又獲南海王及其弟西海王北海王皇后公卿已下四百餘人胡魏五萬戶壬申神武朝于鄴四月神武請給遷人廩各有差九月甲寅神武以州郡縣官多乖法請出使問人疾苦三年正月甲子神武帥庫狄干等萬騎襲西魏夏州身不

火食四日而至縛稍爲梯夜入其城禽其刺史費也頭
斛拔俄彌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張瓊以鎮守遷其部落
五千戶以歸西魏靈州刺史曹泥與其壻涼州刺史劉
豐遣使請內屬周文圍泥水灌其城不沒者四尺神武
命阿至羅發騎三萬徑度靈州繞出西軍後獲馬五十
匹西師乃退神武率騎迎泥豐生拔其遺戶五千以歸
復泥官爵魏帝詔加神武九錫固讓乃止二月神武令
阿至羅逼西魏秦州刺史建忠王万俟普撥神武以衆
應之三月甲午普撥與其子太宰受洛干幽州刺史叱
干寶樂右衛將軍破六韓常及督將三百餘人擁部來

降八月丁亥神武請均斗尺班於天下九月辛亥汾州
胡王迢觸曹貳龍聚衆反署立百官年號平都神武討
平之十二月丁丑神武自晉陽西討遣兼僕射行臺汝
陽王暹司徒高昂等趣上洛大都督竇泰入自潼關四
年正月癸丑竇泰軍敗自殺神武次蒲津以水薄不得
赴救乃班師高昂攻剋上洛四月乙酉神武以并肆汾
建晉東雍南汾秦陝九州霜旱人饑流散請所在開倉
賑給六月壬申神武如天池獲瑞石隱起成文曰六王
三川十一月壬辰神武西討自蒲津濟衆二十萬周文
軍於沙苑神武以地阨少却西人鼓譟而進軍大亂棄

北齊書卷二十一 帝紀
凡
器甲十有八萬神武跨橐駝候船以歸元象元年三月
辛酉神武固請解丞相魏帝許之四月庚寅神武朝于
鄴壬辰還晉陽請開酒禁并賑恤宿衛武官七月壬午
行臺侯景司徒高昂圍西魏將獨孤信於金墉西魏帝
及周文並來赴救大都督庫狄干帥諸將前驅神武總
衆繼進八月辛卯戰於河陰大破西魏軍俘獲數萬司
徒高昂大都督李猛宗顯死之西師之敗獨孤信先入
關周文留其都督長孫子彥守金墉遂燒營以遁神武
遣兵追奔至嶠不及而還初神武知西師來侵自晉陽
帥衆馳赴至孟津未濟而軍有勝負旣而神武渡河子

彥亦棄城走神武遂毀金墉而還十一月庚午神武朝
於京師十二月壬辰還晉陽興和元年七月丁丑魏帝
進神武爲相國錄尚書事固讓乃止十一月乙丑神武
以新宮成朝於鄴魏帝與神武讌射神武降階稱賀又
辭渤海王及都督中外諸軍事詔不許十二月戊戌神
武還晉陽二年十二月阿至羅別部遣使請降神武帥
衆迎之出武州塞不見大獵而還三年五月神武巡北
境使使與蠕蠕通和四年五月辛巳神武朝鄴請令百
官每月面敷政事明揚側陋納諫屏邪親理獄訟褒黜
勤怠牧守有愆節級相坐椒掖之內進御以序後園鷹

北齊書卷二 帝紀 九
犬悉皆棄之六月甲辰神武還晉陽九月神武西征十月
月巳亥圍西魏儀同三司王思政於玉壁城欲以致敵
西師不敢出十二月癸未神武以大雪士卒多死乃班
師武定元年二月壬申北豫州刺史高慎據武牢西叛
三月壬辰周文率衆援高慎圍河橋南城戊申神武大
敗之於芒山擒西魏督將已下四百餘人俘斬六萬計
是時軍士有盜殺驢者軍令應死神武弗殺將至并州
決之明日復戰奔西軍告神武所在西師盡銳來攻衆
潰神武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神武與蒼頭馮文洛
扶上俱走從者步騎六七十人追騎至親信都督尉興慶

曰王去矣興慶腰邊百箭足殺百人神武勉之曰事濟
以爾爲懷州若死則用爾子興慶曰兒小願用兄許之
興慶鬪矢盡而死西魏太師賀拔勝以十三騎逐神武
河州刺史劉洪徽射中其二勝稍將中神武段孝先橫
射勝馬殪遂免豫洛二州平神武使劉豐追奔拓地至
弘農而還七月神武貽周文書責以殺孝武之罪八月
辛未魏帝詔神武爲相國錄尙書事大行臺餘如故固
辭乃止是月神武命於肆州北山築城西自馬陵戍東
至土陞四十日罷十二月己卯神武朝京師庚辰還晉
陽二年三月癸巳神武巡行冀定二州因朝京師以冬

春亢旱請蠲懸責賑窮乏宥死罪以下又請授老人板
職各有差四月景辰神武還晉陽十一月神武討山胡
破平之俘獲一萬餘戶口分配諸州三年正月甲午開
府儀同三司余朱文暢開府司馬任胄都督鄭仲禮中
府主簿李世林前開府參軍房子遠等謀賊神武因十
五日夜打簇懷刃而入其黨薛季孝以告並伏誅丁未
神武請於并州置晉陽宮以處配口三月乙未神武朝
鄴景午還晉陽十月丁卯神武上言幽安定三州北接
奚蠕蠕請於險要脩立城戍以防之躬自臨履莫不嚴
固乙未神武請釋芒山俘桎梏配以民間寡婦四年八

月癸巳神武將西伐自鄴會兵於晉陽殿中將軍曹魏
祖曰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死氣逆生氣爲客不利主
人則可兵果行傷大將軍神武不從自東西魏構兵鄴
下每先有黃黑螳陣鬪占者以爲黃者東魏戎衣色黑
者西魏戎衣色人間以此候勝負是時黃螳盡死九月
神武圍玉壁以挑西師不敢應西魏晉州刺史韋孝寬
守玉壁城中出鐵面神武使元盜射之每中其目用李
業與孤虛術萃其北北天險也乃起土山鑿十道又於
東面鑿二十一道以攻之城中無水汲於汾神武使移
汾一夜而畢孝寬奪據土山頓軍五旬城不拔死者七

萬人聚爲一家有星墜於神武營衆驢並鳴士皆驚懼
神武有疾十一月庚子輿疾班師庚戌遣太原公洋鎮
鄴辛亥徵世子澄至晉陽有惡鳥集亭樹世子使斛律
光射殺之己卯神武以無功表解都督中外諸軍事魏
帝優詔許焉是時西魏言神武中弩神武聞之乃勉坐
見諸貴使斛律金作勅勒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涕侯
景素輕世子嘗謂司馬子如曰王在吾不敢有異王無
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至是世子爲神
武書召景景先與神武約得書書背微點乃來書至無
點景不至又聞神武疾遂擁兵自固神武謂世子曰我

雖疾爾面更有餘憂色何也世子未對又問曰豈非憂
侯景叛耶曰然神武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
揚跋扈志願我能蓄養豈爲汝駕御也今四方未定勿
遽發哀庫狄干鮮卑老公斛律金勅勒老公並性道直
終不負汝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必無異心賀
拔焉過兒樸實無罪過潘相樂本作道人心和厚汝兄
弟當得其力韓軌少戇宜寬借之彭樂心腹難得宜防
護之少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
與汝宜深加殊禮委以經畧五年正月朔日蝕神武曰
日蝕其爲我耶死亦何恨景午陳啓於魏帝是日崩於

晉陽時年五十二祕不發喪六月壬午魏帝於東堂舉
哀三日制總衰詔凶禮依漢大將軍霍光東平王蒼故
事贈假黃鉞使持節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齊王璽紱
輜輶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輕車介士兼備九錫
殊禮諡獻武王八月甲申葬於鄴西北漳水之西魏帝
臨送於紫陌天保初追崇爲獻武帝廟號太祖陵曰義
平天統元年改諡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神武性深密高
岸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至於軍國
大畧獨運懷抱文武將吏罕有預之統馭軍衆法令嚴
肅臨敵制勝策出無方聽斷昭察不可欺犯知人好士

全護勳舊性周給每有文教常殷勤欵悉指事論心不
尚綺靡擢人授任在於得才苟其所堪乃至拔於廝養
有虛聲無實者稀見任用諸將出討奉行方略罔不克
捷違失指畫多致奔亡雅尚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
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爵居家如官仁恕愛士
始范陽盧景裕以明經稱魯郡韓毅以工書顯咸以謀
逆見擒並蒙恩宥置之第館教授諸子其文武之士盡
節所事見執獲而不罪者甚多故遐邇歸心皆思効力
至南威梁國北懷蠕蠕吐谷渾阿至羅咸所招納獲其
力用規略遠矣

夜三更將盡又校畢此卷 訖未

北齊書卷二

北齊書卷二考證

高祖神武皇帝紀下追濟州之軍○監本濟訛齊臣荃

按上文有益河東及濟州兵于白溝則齊乃濟字之

譌從北史改

居尚書下舍○臣範按魏書作居尚書省北史與本書

同

護軍祖榮贊焉○北史榮作瑩

西魏靈州刺史曹泥與其婿凉州刺史劉豐遣使請內

屬○臣範按劉豐字豐生此云劉豐後多云劉豐生

當由李氏刊削未盡者劉知幾史通謂百藥齊書例

云人有本字行者今並書其名依檢如高慎斛律光之徒仍謂之斛律明月此原本舛異非刊本之譌

十一月壬辰○臣範按通鑑考異魏帝紀十月壬辰敗

于沙苑推長歷十月壬辰朔北齊紀十一月誤也

棄器甲十有八萬神武跨橐駝候船以歸○臣範按通

鑑棄字上有喪甲士八萬人

高慎據武牢西叛○臣範按高慎之叛釁由高澄崔暹

北齊紀傳俱不及北史詳之

三年○臣範按通鑑大同七年高歡命諸州濱河及津

梁置倉積穀大同七年乃興和三年也本書及北史

俱不載見隋志

潘相樂○臣範按潘樂字相貴本書及北史通鑑多稱

相樂未審

至南威梁國○北史威作和

北齊書卷二考證

北齊書卷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帝紀第三

文襄

世宗文襄皇帝諱澄字子惠神武長子也母曰婁太后
生而岐嶷神武異之魏中興元年立爲渤海王世子就
杜詢講學敏悟過人詢甚歎服二年加侍中開府儀同
三司尚孝靜帝妹馮翊長公主時年十二神情儁爽便
若成人神武試問以時事得失辨析無不中理自是軍
國籌策皆預之天平元年加使持節尚書令大行臺并

州刺史三年入輔朝政加領軍左右京畿大都督時人雖聞器識猶以少年期之而機畧嚴明事無凝滯於是朝野振肅元象元年攝吏部尚書魏自崔亮以後選人常以年勞爲制文襄乃釐改前式銓擢唯在得人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薦擢假有未居顯位者皆致之門下以爲賓客每山園游燕必見招攜執射賦詩各盡其所長以爲娛適興和二年加大將軍領中書監仍攝吏部尚書自正光已後天下多事在任羣官廉絜者寡文襄乃奏吏部郎崔暹爲御史中尉糾劾權豪無所縱捨於是風俗更始私枉路絕

乃勝於街衢具論經國政術仍開直言之路有論事上書苦言切至者皆優容之武定四年十一月神武西討不豫班師文襄馳赴軍所侍衛還晉陽五年正月景午神武崩祕不發喪辛亥司徒侯景據河南反潁州刺史司馬世雲以城應之景誘執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暴顯等遣司空韓軌率衆討之夏四月壬申文襄朝于鄴六月己巳韓軌等自潁州班師丁丑文襄還晉陽乃發喪告喻文武陳神武遺志七月戊戌魏帝詔以文襄爲使持節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渤海王文襄啓辭位願停王爵壬寅魏

帝詔太原公洋攝理軍國遣中使敦喻八月戊辰文襄
啓申神武遺令請滅國邑分封將督各有差辛未朝鄴
固辭丞相魏帝詔曰旣朝野攸憑安危所繫不得令遂
本懷須有權奪可復前大將軍餘如故議者咸云侯景
猶有北望之心但信命不至耳又景將蔡遵道北歸稱
景有悔過之心王以爲信然謂可誘而致乃遣景書曰
先王與司徒契闊夷險孤子相依偏所眷屬義貫終始
情存歲寒待爲國士者乃立漆身之節饋以一餐者便
致扶輪之効況其重於此乎常以故舊之義欲將子孫
相託方爲秦晉之匹共成劉范之親况聞負杖行歌便

以狼顧反噬不蹈忠臣之路便陷叛人之地力不足以
自彊勢不足以自保率烏合之衆爲累卵之危西取救
於宇文南請援於蕭氏以狐疑之心爲首鼠之事入秦
則秦人不容歸吳則吳人不信當是不逞之人曲爲無
端之說遂懷市虎之疑乃致投杼之惑比來舉止事已
可見人相疑誤想自覺知闔門大小悉在司寇意謂李
氏未滅猶言少卿可反孤子無狀招禍丁天酷罰但禮
由權奪志在忘私聊遣偏裨前驅致討南兗揚州應時
尅復卽欲乘機席卷縣瓠屬以炎暑欲爲後圖且令還
師待時更舉今寒膠向折白露將團方憑國靈龔行天

罰器械精新士馬彊盛內外感恩上下勦力三令五申
可赴湯火使旗鼓相望埃塵相接勢如沃雪事等注熒
夫明者去危就安智者轉禍爲福寧人負我不我負人
當開從善之途使有改迷之路若能卷甲來朝垂橐還
闕者卽當授豫州必使終君身世所部文武更不追攝
進得保其祿位退則不喪功名今王思政等皆孤軍偏
將遠來深入然其性命在君掌握脫能刺之想有餘力
卽相加授永保疆場君門眷屬可以無患寵妻愛子亦
送相還仍爲通家共成親好君今不能東封函谷南面
稱孤受制於人威名頓盡得地不欲自守聚衆不以爲

彊空使身有背叛之名家有惡逆之禍覆宗絕嗣自貽
伊戚戴天履地能無愧乎孤子今日不應遣此但見蔡
遵道云司徒本無西歸之心深有悔過之意未知此語
爲虛爲實吉凶之理想自圖之景報書曰僕鄉一布衣
本乖藝用出身爲國綿歷一紀犯危履難豈避風霜遂
得富貴當年榮華身世一旦舉旗旆援鼓枹北面相抗
者何哉寔以畏懼危亡恐招禍害故耳往年之暮尊王
邁疾神不祐善祈禱莫瘳遂使嬖倖弄權心腹離貳妻
子在宅無事見圍及廻歸長社希自陳狀簡書未遣斧
鉞已臨旣旌旗相對咫尺不遠飛書每奏冀申鄙情而

北齊書卷三十一 帝紀
羣帥恃雄眇然弗顧運戟推鋒專欲屠滅掘圍堰水僅存三版舉目相看命縣漏刻不忍死亡出戰城下拘秦送地豈樂爲之禽獸惡死人倫好生僕實不辜桓莊何罪且尊王平昔見與比肩勦力同心共獎帝室雖復權勢參差寒暑小異丞相司徒鴈行而已福祿官榮自是天爵勞而後授理不相干欲求吞炭何其謬也然竊人之財猶謂之盜祿去公室抑謂不取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拜恩私策何足關言賜啗不能東封函谷受制於人當似教僕賢祭仲而哀季氏無主之國在禮未聞動而不法將何以訓竊以分財養幼事歸令終舍宅存孤

誰云隙末復言僕衆不足以自彊身危如累卵然億兆夷人卒降十亂紂之百克終自無後潁川之戰卽是殷監輕重由人非鼎在德苟能忠信雖弱必彊殷憂啓聖處危何苦況今梁道邕熙招攜以禮被我虎文縻之好爵方欲苑五岳而池四海掃氛穢以拯黎元東羈甌越西道汧隴吳越悍勁帶甲千羣秦兵冀馬控弦十萬大風一振枯幹必摧凝霜暫落秋蒂自殞此而爲弱誰足稱雄又見誣兩端受疑二國斟酌物情一何太甚昔陳平背楚歸漢則彊百里出虞入秦斯霸蓋昏明由主用舍在人奉禮而行神其吐邪書稱士馬精新尅日齊舉

誇張形勢必欲相滅切以寒膠白露節候乃同秋風揚塵馬首何異徒知北方之力爭未識西南之合從苟欲狗意於前途不覺坑穽在其側去危就安今歸正朔轉禍爲福已脫網羅彼當嗤僕之過迷此亦笑君之晦昧今引二邦揚旌北討熊虎齊奮尅復中原荆襄廣潁已屬關右項城縣瓠亦奉江南幸自取之何勞見援然權變非一理有萬塗爲君計者莫若割地兩和三分鼎峙燕衛趙晉足相俸祿齊曹宋魯悉歸大梁使僕得輸力南朝北敦姻好束帛自行戎車不駕僕立當世之功君卒父禰之業各保疆壘聽享歲時百姓乂寧四人安堵

孰若驅農夫於壟畝抗勅敵於三方避干戈於首尾當鋒鏑於心腹縱太公爲將不能獲存歸之高明何以克濟來書曰妻子老幼悉在司寇以此見要庶其可反當是見疑褊心未識大趣昔王陵附漢母在不歸太上囚楚乞羹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救之無損復加阮戮家累在君何關僕也遵道所說頗亦非虛故重陳辭更論款曲昔與盟主事等琴瑟讒人間之翻爲讐敵撫弦擲矢不覺傷懷裂帛還書其何能述王尋覽書問誰爲作或曰其行臺郎王偉王曰偉才如此何因不使我知王欲閒景於梁又與景書而

謬其辭云本使景陽叛欲與圖西西人知之故景更與圖南爲事漏其書於梁梁人亦不之信壬申東魏主與王獵於鄴東馳逐如飛監衛都督烏那羅受工伐從後呼曰天子莫走馬大將軍怒王嘗侍飲舉大觴曰臣澄勸陛下酒東魏主不悅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如此生王怒曰朕朕狗脚朕使崔季舒毆之三拳奮衣而出尋遣季舒入謝東魏主賜季舒綵季舒未敢卽受啓之於王王使取一段東魏主以四百匹與之曰亦一段耳東魏主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因流涕三月辛亥

王南臨黎陽濟於虎牢自洛陽從太行而反晉陽於路遺書百僚以相戒勵朝野承風莫不震肅又令朝臣牧宰各舉賢良及驍武膽畧堪守邊城務得其才不拘職業六月王巡北邊城戍賑賜有差七月王還晉陽辛卯王遇盜而殂時年二十九葬于峻成陵齊受禪追諡爲文襄皇帝廟號世宗時有童謠曰百尺高竿摧折水底燃燈燈滅識者以爲王將殂之兆也數日前崔季舒無故於北宮門外諸貴之前誦鮑明遠詩曰將軍旣下世部曲亦罕存聲甚凄斷淚不能已見者莫不怪之初梁將蘭欽子京爲東魏所虜王命以配厨欽請贖之王不

許京再訴王使監厨蒼頭薛豐洛杖之曰更訴當殺爾
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時王居北城東栢堂莅政以寵
琅邪公主欲其來往無所避忌所有侍衛皆出於外太
史啓言宰輔星甚微變不出一月王曰小人新杖之故
嚇我耳將欲受禪與陳元康崔季舒等屏斥左右署擬
百官京將進食王却謂諸人曰昨夜夢此奴斫我宜殺
却京聞之寘刀於盤冒言進食王怒曰我未索食爾何
遽來京揮刀曰來將殺汝王自投傷足入于床下賊黨
去床因而見殺先是訛言曰軟脫帽床底喘其言應矣
時太原公洋在城東雙堂入而討賊臠割京等皆漆其
頭祕不發喪徐出言曰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
臣等詳文襄紀其首與北史同而末多出於東魏孝靜
紀其間與侯景往復書見梁書景傳其所序列尤無倫
次蓋雜取之以成此書非正史也

三月十五日燈右校

北齊書卷三

北齊書卷四

北齊書四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帝紀第四

文宣

顯祖文宣皇帝諱洋字子進高祖第二子世宗之母弟
 后初孕每夜有赤光照室后私嘗恠之初高祖之歸亦
 朱榮時經危亂家徒壁立后與親姻相對共憂寒餒帝
 時尚未能言欬然應曰得活太后及左右大驚而不敢
 言及長黑色大頰兌下鱗身重蹠不好戲弄深沉有大
 度晉陽有沙門乍愚乍智時人不測呼為阿秃師帝曾

奪此八字

乾隆四年校刊

北齊書卷四

帝紀

一

與諸童共見之歷問祿位至帝舉手再三指天而已口
無所言見者異之高祖嘗試觀諸子意識各使治亂絲
帝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高祖是之又各配兵四出
而使甲騎僞攻之以獻後從世宗行過遼陽山獨見天
免胄言情猶擒之以獻後從世宗行過遼陽山獨見天
門開餘人無見者內雖明敏貌若不足世宗每嗤之云
此人亦得富貴相法亦何由可解唯高祖異之謂薛琬
曰此兒意識過吾幼時師事范陽盧景裕默識過人景
裕不能測也天平二年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左光祿大夫太原郡開國公武定元年加侍中二

年轉尚書左僕射領軍將軍五年授尚書令中書監京
畿大都督武定七年八月世宗遇害事出倉卒內外震
駭帝神色不變指麾部分自鬻斬羣賊而漆其頭徐宣
言曰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當時內外莫不驚異
焉乃赴晉陽親總庶政務從寬厚事有不便者咸蠲省
焉冬十月癸未朔以咸陽王坦爲太傅潘相樂爲司空
十一月戊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梁齊州刺史茅靈斌
德州刺史劉領隊南豫州刺史皇甫眷等竝以州內屬
十二月己酉以并州刺史彭樂爲司徒太保賀拔仁爲
并州刺史八年春正月庚申梁楚州刺史宋安顧以州

內屬辛酉魏帝爲世宗舉哀於東堂梁定州刺史田聰能洪州刺史張顯等以州內屬戊辰魏詔進帝位使持節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大行臺齊郡王食邑一萬戶甲戌地豆于國遣使朝貢三月辛酉又進封齊王食冀州之渤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五郡邑十萬戶自居晉陽寢室夜有光如晝旣爲王夢人以筆點已額旦以告館客王曇哲曰吾其退乎曇哲再拜賀曰王上加點便成主字乃當進也夏五月辛亥帝如鄴甲寅進相國總百揆封冀州之渤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高陽章武定州之中山常山博陵十郡邑

二十萬戶加九錫殊禮齊王如故魏帝遣兼太尉彭城王韶司空潘相樂冊命曰於戲敬聽朕命夫惟天爲大列晷宿而垂象謂地蓋厚疏川岳以阜物所以四時代序萬類駢羅庶品得性羣形不夭然則皇王統曆深視高居拱默垂衣寄成師相此則夏伯殷尹竭其股肱周成漢昭無爲而治頃者天下多難國命如旒則我建國之業將墜於地齊獻武王奮迅風雲大濟艱危爰翼朕躬國爲再造經營庶土以至勤憂及文襄承構愈廣前業康邦夷難道格穹蒼王縱德應期千齡一出惟幾惟深乃神乃聖大崇霸德寔廣相猷雖冥功妙實藐絕言

象標聲示迹典禮宜宣今申後命其敬虛受王搏風初
舉建旗上地庇民立政時雨滂流下識廉恥仁加水陸
移風易俗自齊變魯此王之功也仍攝天臺總參戎律
策出若神威行朔土引弓竄跡松塞無煙此又王之功
也逮光統前緒持衡匡合華戎混一風海調夷日月光
華天地清晏聲接響隨無思不偃此又王之功也逃矣
炎方逋違正朔懷文曜武授畧申規淮楚連城濯然桑
落此又王之功也關峴衿帶跨躡蕭條腸胃之地岳立
鷓鴣時偏師纔指渙同水散此又王之功也晉熙之所險
薄江雷迴隔聲教迷方未改命將鞠旅覆其巢穴威畧

風騰傾懾南海此又王之功也羣蠻跋扈世絕南疆搖
蕩邊垂亟爲塵梗懷德畏威向風請順傾陬盡落其至
如雲比又王之功也胡人別種延蔓山谷曾渠萬旅廣
袤千里憑險不恭恣其桀黠有樂淳風相攜叩款粟帛
之調王府充積此又王之功也茫茫涉海世敵諸華風
行鳥逝倏來忽往旣飲醇醪附同膠漆羶裘委仞奇獸
銜尾此又王之功也秦川尚阻作我仇讐爰挹椒蘭飛
書請好天動其衷辭卑禮厚區宇乂寧遐邇畢至此又
王之功也江陰告禍民無適歸蕭宗子弟尚相投庇如
鳥還山猶川赴海荆江十部俄而獻割乘此會也將混

來方此又王之功也天平地成率土咸茂禎符顯見史
不停筆既連百木兼呈九尾素過秦雀蒼比周鳥此又
王之功也搜揚管庫衣冠獲序禮云樂云銷沉俱振輕
徭徹賦矜獄寬刑大信外彰深仁遠洽此又王之功也
王有安日下之大勳加以表光明之盛德宣贊洪猷以
左右朕言昔旦奭外分毛畢入佐出內之任王宜總之
人謀鬼謀兩儀協契錫命之行義申公道以王踐律路
禮軌物蒼生圓首安志率心歸道是以錫王大路戎路
各一立牡二駟王深重民天唯本是務衣食之用榮辱
所由是用錫王袞冕之服赤舄副焉王深廣惠和易調

風化神祇且格功德可象是用錫王軒懸之樂六佾之
舞王風聲振赫九域咸綏遠人率俾奔走委賚是用錫
王朱戶以居王求賢選衆草萊以盡陳力就列罔非其
人是用錫王納陛以登王英圖猛槩抑揚千品毅然之
節肅是非違是用錫王武賁之士三百人王興亡所繫
制極幽顯紂行天討罪人咸得是用錫王鈇鉞各一王
鷹揚豹變實扶下土狼顧鴟張罔不彈射是用錫王彤
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王孝悌之至通於神明率
民興行感達區宇是用錫王秬鬯一卣珪瓚副焉往欽
哉其祇順往冊保弼皇家用終爾休德對揚我太祖之

顯命魏帝以天人之望有歸景辰下詔曰三才剖判百
王代興治天靜地和神敬鬼庇民造物咸自靈符非一
人之大寶實有道之神器昔我宗祖應運奄一區宇歷
聖重光暨於九葉德之不嗣仍離屯圯盜名字者遍於
九服擅制命者非止三公主殺朝危人神靡繫天下之
大將非魏有賴齊獻武王奮揚靈武尅剪多難重懸日
月更綴參辰廟以掃除國由再造鴻勳巨業無得而稱
逮文襄承構世業逾廣邇安遠服海內晏如國命已康
生生得性迄相國齊王緯文經武統茲大業盡叡窮幾
研深測化思隨冥運智與神行恩比春天威同夏日坦

至心於萬物被大道於八方故百僚師師朝無秕政網
疏澤洽率土歸心外盡江淮風靡屈膝辟地懷人百城
奔走關隴慕義而請好瀚漠仰德而致誠伊所謂命世
應期寔撫千載禎符雜遝異物同途謳頌填委殊方一
致代終之迹斯表人靈之契已合天道不遠我不獨知
朕入纂鴻休將承世祀籍援立之厚延宗社之算靜言
大運欣於避賢遠惟唐虞禪代之典近想魏晉揖讓之
風其可昧興替之禮稽神祇之望今便遜於別宮歸帝
位於齊國推聖與能眇符前軌主者宣布天下以時施
行又使兼太尉彭城王韶兼司空敬顯儁奉冊曰咨爾

相國齊王夫氣分形化物繫君長皇王遞興人非一姓
昔放勳馭世沉璧屬子重華握曆持衡擁璇所以英賢
茂實昭晰千古豈盛衰有運興廢在時知命不得不授
畏天不可不受是故漢劉告否當塗順民曹歷不永金
行納禪此皆重規襲矩率由舊章者也我祖宗光宅混
一萬寓迄於正光之末奸孽乘權厥政多僻九域離盪
永安運窮人靈殄瘁羣逆滔天割裂四海國土臣民行
非魏有齊獻武王應期授手鳳舉龍驤舉廢極以立天
扶傾柱而鎮地剪滅黎毒匡我墜曆有大德於魏室被
博利於蒼生及文襄繼軌誕光前業內勦凶權外摧侵

叛遐邇肅晏功格上玄王神祇協德舟梁一世體文昭
武追變窮微自舉跡藩旗頌歌總集入統機衡風猷弘
遠及大承世業扶國昌家相德日躋霸風愈逸威靈斯
暢則荒遠奔馳聲畧所播而隣敵順款以富有之資運
英特之氣顧眄之間無思不服圖謀潛蘊千祀彰明嘉
禎幽祕一朝紛委以表代德之期用啓興邦之迹蒼蒼
在上照臨不遠朕以虛昧猶未逡巡靜言愧之坐而待
旦且時來運往媯舜不暇以當陽世革命改伯禹不容
於北面況於寡薄而可踟躕是以仰協穹昊俯從百姓
敬以帝位式授於王天祿永終大命格矣於戲其祇承

曆數允執其中對揚天休斯年千萬豈不盛歟又致璽
書於帝遣兼太保彭城王韶兼司空敬顯儁奉皇帝璽
綬禪代之禮一依唐虞漢魏故事又尚書令高隆之率
百寮勸進戊午乃卽皇帝位於南郊升壇柴燎告天曰
皇帝臣諱洋敢用立牲昭告於皇皇后帝否泰相沿廢興
迭用至道無親應運斯輔上覽唐虞下稽魏晉莫不先
天揖讓考歷終歸魏氏多難年將三十孝昌已後內外
去之世道橫流蒼生塗炭賴我獻武拯其將溺三建元
首再立宗祧掃絕羣凶芟夷奸宄德被黔黎勲光宇宙
文襄嗣武克構鴻基功浹寰宇威陵陵海外窮髮懷音西

寇納款青丘保候丹穴來庭扶翼危機重匡頹運是則
有大造於魏室也魏帝以下世告終上靈厭德欽若昊
天允歸大命以禪於臣諱洋夫四海至公天下爲一總民
宰世樹之以君旣川岳啓符人神效祉羣公卿士八方
兆庶僉曰皇極乃顧於上魏朝推進於下天位不可以
暫虛遂逼羣議恭膺大典猥以寡薄託於兆民之上雖
天威在顏咫尺無遠循躬自省實懷祇惕敬簡元辰升
壇受禪肆類上帝以答萬國之心永隆嘉祉保佑有齊
以被於無窮之祚是日京師獲赤雀獻於南郊事畢還
宮御太極前殿詔曰無德而稱代刑以禮不言而信先

春後秋故知惻隱之化天人一揆弘宥之道今古同風
朕以虛薄功業無紀昔先獻武王值魏世不造九鼎行
出乃驅御侯伯大號燕趙拯厥顛墜俾亡則存文襄王
外挺武功內資明德纂戎先業闢土服遠年踰二紀世
歷兩都獄訟有適謳歌斯在故魏帝俯遵曆數爰念褰
裳遠取唐虞終同脫屣實幽憂未已志在陽城而羣公
卿士誠守愈切遂屬代終居於民上如涉深水有晷終
朝始發晉陽九尾呈瑞外壇告天赤雀効祉惟爾文武
不貳心之臣股肱爪牙之將左右先王克隆大業永言
誠節共斯休祉思與億兆同始茲日其大赦天下改武

定八年爲天保元年其百官進階男子賜爵鰥寡六疾
義夫節婦旌賞各有差己未詔封魏帝爲中山王食邑
萬戶上書不稱臣答不稱詔載天子旌旗行魏正朔乘
五時副車封王諸子爲縣公邑一千戶奉絹萬匹錢千
萬粟二萬石奴婢二百人水碾一具田百頃園一所詔
追尊皇祖文穆王爲文穆皇帝妣爲文穆皇后皇考獻
武王爲獻武皇帝皇兄文襄王爲文襄皇帝祖宗之稱
付外速議以聞辛酉尊王太后爲皇太后乙丑詔降魏
朝封爵各有差其信都從義及宣力霸朝者及西來人
并武定六年以來南來投化者不在降限辛未遣大使

於四方觀察風俗問民疾苦嚴勒長吏厲以廉平興利除害務存安靜若法有不便於時政有未盡於事者具條得失還以聞奏甲戌遷神主於太廟六月己卯高麗遣使朝貢辛巳詔曰頃者風俗流宕浮競日滋家有吉凶務求勝異婚姻喪葬之費車服飲食之華動竭歲資以營日富又奴僕帶金玉婢妾衣羅綺始以荆出爲奇後以過前爲麗上下貴賤無復等差今運屬惟新思蠲往弊反朴還淳納民軌物可量事具立條式使儉而獲中又詔封崇聖侯邑一百戶以奉孔子之祀并下魯郡以時脩治廟宇務盡褒崇之至詔分遣使人致祭於五

岳四瀆其堯祠舜廟下及孔父老君等載於祀典者咸秩罔遺詔曰冀州之渤海長樂二郡先帝始封之國義旗初起之地并州之太原青州之齊郡霸業所在王命是基君子有作貴不忘本思申恩洽蠲復田租齊郡渤海可竝復一年長樂復二年太原復三年詔故太傅孫騰故太保尉景故大司馬婁昭故司徒高昂故尚書左僕射慕容紹宗故領軍万俟干故定州刺史段榮故御史中尉劉貴故御史中尉竇泰故殷州刺史劉豐故濟州刺史蔡儁等竝左右先帝經贊皇基或不幸早徂或殞身王事可遣使者就墓致祭并撫問妻子慰逮存亡

又詔封宗室高岳爲清河王高隆之爲平原王高歸彥
爲平秦王高思宗爲上洛王高長弼爲廣武王高普爲
武興王高子瑗爲平昌王高顯國爲襄樂王高獻爲趙
郡王高孝緒爲循城王又詔封功臣庫狄干爲章武王
斛律金爲咸陽王賀拔仁爲安定王韓軌爲安德王可
朱渾道元爲扶風王彭樂爲陳留王潘相樂爲河東王
癸未詔封諸弟青州刺史浚爲永安王尚書左僕射淹
爲平陽王定州刺史洸爲彭城王儀同三司演爲常山
王冀州刺史渙爲上黨王儀同三司洸爲襄城王儀同
三司湛爲長廣王潛爲任城王湜爲高陽王濟爲博陵

王疑爲新平王潤爲馮翊王洽爲漢陽王丁亥詔立王
子殷爲皇太子王后李氏爲皇后庚寅詔以太師庫狄
干爲太宰司徒彭樂爲太尉司空潘相樂爲司徒開府
儀同三司司馬子如爲司空辛卯以前太尉清河王岳
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司州牧壬辰詔曰自今已後諸
有文啓論事并陳要密有司悉爲奏聞己亥以皇太子
初入東宮赦畿內及并州死罪已下餘州死降徒流已
下皆原免秋七月辛亥詔尊文襄妃元氏爲文襄皇
后宮曰靜德又詔封文襄皇帝子孝琬爲河間王孝瑜
爲河南王乙卯以尚書令平原王隆之錄尚書事尚書

左僕射平陽王淹爲尚書令又詔曰古人鹿皮爲衣書囊成帳有懷盛德風流可想其魏御府所有珍奇雜綵常所不給人者徒爲畜積命宜悉出送內後園以供七日宴賜八月詔郡國脩立黌序廣延髦儁敦述儒風其國子學生亦仰依舊銓注補服膺師說研習禮經往者文襄皇帝所建蔡邕石經五十二枚卽宜移置學館依次脩立又詔曰有能直言正諫不避罪辜謇謇若朱雲諤諤若周舍開朕意沃朕心弼于一人利兼百姓者必當寵以榮祿待以不次又曰諸牧民之官仰專意農桑勤心勸課廣收天地之利以備水旱之災庚寅詔曰朕以

虛寡嗣弘王業思所以贊揚盛績播之萬古雖史官執筆有聞無墜猶恐緒言遺美時或未書在位王公文武大小降及民庶爰至僧徒或親奉音旨或承傳傍說凡可載之文籍悉宜條錄封上甲午詔曰魏世議定麟趾格遂爲通制官司施用猶未盡善可令羣官更加論究適治之方先盡要切引綱理目必使無遺九月癸丑以散騎常侍車騎將軍領東夷校尉遼東郡開國公高麗王成爲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王公如故詔梁侍中使持節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承制邵陵王蕭綸爲梁王庚午帝如晉陽拜辭山陵

是日皇太子入居涼風堂監總國事冬十月己卯備法
駕御金輅入晉陽宮朝皇太后於內殿辛巳曲赦并州
太原郡晉陽縣及相國府四獄囚癸未茹茹國遣使朝
貢乙酉以特進元韶爲尚書左僕射并州刺史段韶爲
尚書右僕射景戌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壬辰罷相國府
留騎兵外兵曹各立一省別掌機密十一月周文帝率
衆至陝城分騎北渡至建州甲寅梁湘東王蕭繹遣使
朝貢景寅帝親戎出次城東周文帝聞帝軍容嚴盛歎
曰高歡不死矣遂退師庚午還宮十二月丁丑茹茹庫
莫奚國竝遣使朝貢辛丑帝至自晉陽

二年春正月丁未梁湘東王蕭繹遣使朝貢辛亥有事
于圓丘以神武皇帝配癸亥親耕籍田于東郊乙酉前
黃門侍郎元世寶通直散騎侍郎彭貴平謀逆免死配
邊有事於太廟甲戌帝汎舟於城東二月壬辰太尉彭
樂謀反伏誅壬寅茹茹國遣使朝貢三月丙午襄城王
洸薨己未詔梁承制湘東王繹爲梁使持節假黃鉞相
國建梁臺總百揆承制梁交州刺史李景盛梁州刺史
馬嵩仁義州刺史夏侯珍洽新州刺史李漢等竝率州
內附庚申司空司馬子如坐事免夏四月壬辰梁王蕭
繹遣使朝貢閏月乙丑室韋國遣使朝貢五月景戌合

州刺史斛斯顯攻尅梁歷陽鎮丁亥高麗國遣使朝貢
是月侯景廢梁簡文立蕭棟爲主六月庚午以前司空
司馬子如爲太尉七月壬申茹茹遣使朝貢癸酉行臺
郎邢景遠破梁龍安戍獲鎮城李洛文己卯改顯陽殿
爲昭陽殿九月壬申詔免諸伎作屯牧雜色役隸之徒
爲白戶癸巳帝如趙定二州因如晉陽冬十月戊申起
宣光建始嘉福仁壽諸殿庚申蕭繹遣使朝貢丁卯文
襄皇帝神主入于廟十一月侯景廢梁主僭卽僞位於
建鄴自稱曰漢十二月中山王俎

三年春正月景申帝親討庫莫奚於代郡大破之獲雜

畜十餘萬分資將士各有差以奚口付山東爲民二月
茹茹主阿那瓌爲突厥虜所破瓌自殺其太子菴羅辰
及瓌從弟登注俟利發注子庫提竝擁衆來奔茹茹餘
衆立注次子鐵伐爲主辛丑契丹遣使朝貢三月戊子
以司州牧清河王岳爲使持節南道大都督司徒潘相
樂爲使持節東南道大都督及行臺辛術率衆南伐癸
巳詔進梁王蕭繹爲梁主夏四月壬申東南道行臺辛
術於廣陵送傳國璽甲申以吏部尚書楊愔爲尚書右
僕射景申室韋國遣使朝貢六月乙亥清河王岳等班
師丁未帝至自晉陽乙卯帝如晉陽九月辛卯帝自并

州幸離石冬十月乙未至黃櫨嶺仍起長城北至社于
戍四百餘里立三十六戍十一月辛巳梁主蕭繹卽帝
位於江陵是爲元帝遣使朝貢十二月壬子帝還宮戊
午帝如晉陽

四年春正月景子山胡圍離石戊寅帝討之未至胡已
逃竄因巡三堆戍大狩而歸戊寅庫莫奚遣使朝貢已
丑改鑄新錢文曰常平五銖二月送茹茹主鐵伐登注
及子庫提還北鐵伐尋爲契丹所殺國人復立登注爲
主仍爲其大人阿富提等所殺國人復立庫提爲主夏
四月戊戌帝還宮戊午西南有大聲如雷五月庚午帝

校獵於林慮山戊子還宮九月契丹犯塞壬午帝北巡
冀定幽安仍北討契丹冬十月丁酉帝至平州遂從西
道趣長塹詔司徒潘相樂率精騎五千自東道趣青山
辛丑至白狼城壬寅經昌黎城復詔安德王韓軌率精
騎四千東趣斷契丹走路癸卯至陽師水倍道兼行掩
襲契丹甲辰帝親踰山嶺爲士卒先指麾奮擊大破之
虜獲十萬餘口雜畜數十萬頭樂又於青山大破契丹
別部所虜生口皆分置諸州是行也帝露頭袒膊晝夜
不息行千餘里唯食肉飲水壯氣彌厲丁未至營州丁
巳登碣石山臨滄海十一月己未帝自平州遂如晉陽

閏月壬寅梁帝遣使來聘十二月己未突厥復攻茹茹
茹茹舉國南奔癸亥帝自晉陽北討突厥迎納茹茹乃
廢其主庫提立阿那瓌子菴羅辰爲主置之馬邑州給
其稟餼繒帛親追突厥於朔州突厥請降許之而還於
是貢獻相繼

五年春正月癸巳帝討山胡從離石道遣太師咸陽王
斛律金從顯州道常山王演從晉州道犄角夾攻大破
之斬首數萬獲雜畜十餘萬遂平石樓石樓絕險自魏
世所不能至於是遠近山胡莫不懾服是月周文帝廢
西魏立齊王廓是爲恭帝三月茹茹菴羅辰叛帝親

討大破之辰父子北遁太保賀拔仁坐違節度除名夏
四月茹茹寇肆州丁巳帝自晉陽討之至恒州黃瓜堆
虜騎散走時大軍已還帝率麾下千餘騎遇茹茹別部
數萬四面圍逼帝神色自若指畫形勢虜衆披靡遂縱
兵潰圍而出虜不退走追擊之伏尸二十里獲菴羅辰
妻子及生口三萬餘人五月丁亥地豆干契丹等國並
遣使朝貢丁未北討茹茹大破之六月茹茹率部衆東
徙將南侵帝率輕騎於金山下邀擊之茹茹聞而遠遁
秋七月戊子肅慎遣使朝貢壬辰降罪人庚戌帝至自
北伐八月丁巳突厥遣使朝貢庚子以司州牧清河王

岳爲太保司空尉粲爲司徒太子太師侯莫陳相爲司空尚書令平陽王淹錄尚書事常山王演爲尚書令中書令上黨王渙爲尚書左僕射乙亥儀同三司元旭以罪賜死丁丑帝幸晉陽己卯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平原王高隆之薨是月詔常山王演上黨王渙清河王岳平原王段韶等率衆於洛陽西南築伐惡城新城嚴城河南城九月帝親自臨幸欲以致周師周師不出乃如晉陽冬十月西魏伐梁元帝於江陵詔清河王岳河東王潘相樂平原王段韶等率衆救之未至而江陵陷梁元帝爲西魏將于謹所殺梁將王僧辯在建康共推

晉安王蕭方智爲太宰都督中外諸軍承制置百官十一月庚申帝北巡至達速嶺覽山川險要將起長城六年春正月壬寅清河王岳以衆軍渡江尅夏首送梁郢州刺史陸法和詔以梁散騎常侍貞陽侯蕭明爲梁王遣尚書左僕射上黨王渙率衆送之二月甲子以陸法和爲使持節都督荆雍江巴梁益湘萬交廣十州諸軍事太尉公大都督西南道大行臺梁鎮北將軍侍中荊州刺史宋苞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郢州刺史甲戌上黨王渙尅譙郡三月丙戌上黨王渙尅東關斬梁將裴之橫俘斬數千景申帝至自晉陽封世宗二子孝珩

爲廣寧王延宗爲安德王戊戌帝臨昭陽殿聽獄決訟
夏四月庚申帝如晉陽丁卯儀同蕭軌克梁晉熙城以
爲江州戊寅突厥遣使朝貢梁反人李山花自號天子
逼魯山城五月乙酉鎮城李仲侃擊斬之庚寅帝至自
晉陽蕭明入于建鄴丁未茹茹遣使朝貢六月壬子詔
曰梁國遘禍主喪臣離邊彼災方盡生荆棘興亡繼絕
義在於我納以長君拯其危弊比送梁主已入金陵藩
禮旣脩分義方篤越鳥之思豈忘南枝凡是梁民宜聽
反國以禮發遣丁卯帝如晉陽壬申親討茹茹甲戌諸
軍大會於祁連池乙亥出塞至庫狄谷百餘里內無水

泉六軍渴乏俄而大雨戊寅梁主蕭明遣其子章兼侍
中袁泌兼散騎常侍楊裕奉表朝貢秋七月己卯帝頓
白道留輜重親率輕騎五千追茹茹壬午及於懷朔鎮
帝躬當矢石頻大破之遂至沃野獲其俟利藹焉力婁
阿帝吐頭發郁久闊狀延等并口二萬餘牛羊數十萬
頭茹茹俟利郁久闊李家提率部人數百降壬辰帝還
晉陽九月乙卯帝至自晉陽冬十月梁將陳霸先襲王
僧辯殺之廢蕭明復立蕭方智爲主辛亥帝如晉陽十
一月丙戌高麗遣使朝貢梁秦州刺史徐嗣輝南豫州
刺史任約等襲據石頭城竝以州內附壬辰大都督蕭

軌率衆至江遣都督柳達摩等渡江鎮石頭東南道行臺趙彥深獲秦郡等五城戶二萬餘所在安輯之已亥太保司州牧清河王岳薨是月柳達摩爲霸先攻逼以石頭降十二月戊申庫莫奚遣使朝貢是年發夫一百八十萬人築長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餘里七年春正月甲辰帝至自晉陽於鄴城西馬射大集衆庶而觀之二月辛未詔常山王演等於涼風堂讀尚書奏按論定得失帝親決之三月丁酉大都督蕭軌等率衆濟江夏四月乙丑儀同婁叡率衆討魯陽蠻大破之丁亥詔造金華殿五月景申漢陽王洽薨是月帝以肉

爲斷慈遂不復食六月乙卯蕭軌等與梁師戰於鍾山之西遇霖雨失利軌及都督李希光王敬寶東方老軍司裴英起竝沒士卒散還者十二三乙丑梁湘州刺史王琳獻馴象是年脩廣三臺宮殿秋七月己亥大赦天下八月庚申帝如晉陽九月甲辰庫莫奚遣使朝貢冬十月丙戌契丹遣使朝貢是月發山東寡婦二千六百人以配軍士有夫而濫奪者五分之一是月周文帝殂十一月壬子詔曰崐山作鎮厥號神州瀛海爲池是稱赤縣蒸民乃粒司牧存焉王者之制沿革迭起方割成災肇分十二水土旣平還復九州道或繁簡義在通時

殷因於夏無所改作然則日月纏於天次王公國於地
野皆所以上叶玄儀下符川獄獄逮于秦政鞭撻區寓罷
侯置守天下爲家洎兩漢承基曹馬屬統其間損益難
以勝言魏自孝昌之季數鍾澆否祿去公室政出多門
衣冠道盡黔首塗炭銅馬鐵脛之徒黑山青犢之侶梟
張晉趙豕突燕秦綱紀從茲而頽彝章因此而紊是使
豪家大族鳩率鄉部託迹勤王規自署置或外家公主
女謁內成昧利納財啓立州郡離大合小本逐時宜剖
竹分符蓋不獲已牧守令長虛增其數求功錄實諒足
爲煩損害公私爲弊殊久旣乖爲政之禮徒有驅羊之

費自爾因循未遑刪改朕寅膺寶曆恭臨八荒建國經
野務存簡易將欲鎮躁歸靜反薄還淳苟失其中理從
刊正傍觀舊史逃聽前言周曰成康漢稱文景編戶之
多古今爲最而丁口減於疇日守令倍於昔辰非所以
馭俗調風示民軌物且五嶺內賓三江廻化拓土開疆
利窮南海但要荒之所舊多浮僞百室之邑便立州名
三戶之民空張郡目譬諸木犬猶彼泥龍循名督實事
歸烏有今所併省一依別制於是併省三州一百五十
三郡五百八十九縣三鎮二十六戍又制刺史令盡行
兼不給幹物十二月西魏相宇文覺受魏禪先是自西

河總秦戍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

八年春三月大熱人或暍死夏四月庚午詔諸取蝦蟇蜺蛤之類悉令停斷唯聽捕魚乙酉詔公私鷹鷂俱亦禁絕以太師咸陽王斛律金爲右丞相前大將軍扶風王可朱渾道元爲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仁爲太保尚書令常山王演爲司空錄尚書事長廣王湛爲尚書令尚書右僕射楊愔爲尚書左僕射以并省尚書右僕射崔暹爲尚書右僕射上黨王渙錄尚書事是月帝在城東馬射勅京師婦女悉赴觀不赴者罪以軍法七日

乃止五月辛酉冀州民劉向於京師謀逆黨與皆伏誅秋八月己巳庫莫奚遣使朝貢庚辰詔丘郊禘祫時祀皆仰市取少牢不得割割有司監視必令豐備農社先蠶酒肉而已雩禱風雨司民司祿靈星雜祀果餅酒脯唯當務盡誠敬義同如在自夏至九月河北六州河南十二州畿內八郡大蝗是月飛至京師蔽日聲如風雨甲辰詔今年遭蝗之處免租是月周冢宰宇文護殺其主閔帝而立帝弟毓是爲明帝冬十月乙亥陳霸先弑其主方智自立是爲陳武帝遣使稱藩朝貢是年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於塢紇戍凡四百餘里

九年春二月丁亥降罪人已丑詔限仲冬一月燎野不得他時行火損昆虫草木三月丁酉帝至自晉陽夏四月辛巳大赦是夏大旱帝以祈雨不應毀西門豹祠掘其冢山東大蝗差夫役捕而坑之是月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以城叛入於周五月辛巳尚書令長廣王湛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平秦王歸彥爲尚書左僕射甲辰以前尚書左僕射楊愔爲尚書令六月乙丑帝自晉陽北巡己巳至祁連池戊寅還晉陽秋七月辛丑給京畿老人劉奴等九百四十三人版職及杖帽各有差戊申詔趙燕瀛定南營五州及司州廣平清河二郡去年蝨

澇損田兼春夏少雨苗稼薄者免今年租賦八月乙丑至自晉陽甲戌帝如晉陽是月陳江州刺史沈泰以三千人內附先是發丁匠三十餘萬營三臺於鄴下因其舊基而高博之大起宮室及遊豫園至是三臺成改銅爵曰金鳳金獸曰聖應水井曰崇光十一月甲午帝至自晉陽登三臺御乾象殿朝讌羣臣並命賦詩以新宮成丁酉大赦內外文武並進一大階丁巳梁湘州刺史王琳遣使請立蕭莊爲梁主仍以江州內屬令莊居之十二月癸酉詔梁王蕭莊爲梁主進居九派戊寅以太傅可朱渾道元爲太師司徒尉粲爲太尉冀州刺史段

詔爲司空錄尚書事常山王演爲大司馬錄尚書事長
廣王湛爲司徒是月起大莊嚴寺是年殺永安王浚上
黨王渙

十年春正月戊戌以司空侯莫陳相爲大將軍甲寅帝
如遼陽甘露寺乙卯詔於麻城置衛州二月丙戌帝於
甘露寺禪居深觀唯軍國大政奏聞三月戊戌以侍中
高德政爲尚書右僕射景辰帝至自遼陽是月梁主蕭
莊至郢州遣使朝貢閏四月丁酉以司州牧彭城王浹
爲司空侍中高陽王湜爲尚書右僕射乙巳以司空彭
城王浹兼大尉封皇子紹廉爲長樂郡王五月癸未誅

始平公元世東平公元景式等二十五家特進元韶等
十九家竝令禁止六月陳武帝殂兄子蒨立是爲文帝
秋八月戊戌封皇太子紹義爲廣陽郡王以尚書右僕
射河間王孝琬爲尚書左僕射癸卯詔諸軍民或有父
祖改姓冒入元氏或假託攜認妄稱姓元者不問世數
遠近悉聽改復本姓九月己巳帝如晉陽是月使酈懷
則陸仁惠使於蕭莊冬十月甲午帝暴崩於晉陽宮德
陽堂時年三十一遺詔凡諸凶事一依儉約三年之喪
雖曰達禮漢文革剗通行自昔義有存焉同之可也喪
月之斷限以三十六日嗣主百寮內外遐邇奉制割情

悉從公除癸卯發喪歛於宣德殿十一月辛未梓宮還京師十二月乙酉殯於太極前殿乾明元年二月丙申葬於武寧陵諡曰文宣皇帝廟號威宗武平初又改爲文宣廟號顯祖帝少有大度志識沉敏外柔內剛果敢能斷雅好吏事測始知終理劇處繁終日不倦初踐大位留心政術以法馭下公道爲先或有違犯憲章雖密戚舊勲必無容舍內外清靖莫不祇肅至於軍國幾策獨決懷抱規模宏遠有人君大畧又以三方鼎峙諸夷未賓修繕甲兵簡練士卒左右宿衛置百保軍士每臨行陣親當矢石鋒刃交接唯恐前敵之不多屢犯艱危

常致克捷嘗於東山遊讌以關隴未平投杯震怒召魏收於御前立爲詔書宣示遠近將事西伐是歲周文帝殂西人震恐常爲度隴之計旣征伐四克威振戎夏六七年後以功業自矜遂留連沈湎肆行淫暴或躬自鼓舞歌謳不息從旦通宵以夜繼晝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散髮胡服雜衣錦綵拔刃張弓遊於市肆勲戚之第朝夕臨幸時乘馭馳牛驢不施鞍勒盛暑炎赫隆冬酷寒或日中暴身去衣馳騁從者不堪帝居之自若親戚貴臣左右近習侍從錯雜無復差等徵集淫媼分付從官朝夕臨視以爲娛樂凡諸殺害多令支解或焚之於

火或投之於河沉酣既久彌以狂惑至於末年每言見諸鬼物亦云聞異音聲情有憇芥必在誅戮諸元宗室咸加屠戮永安上黨竝致冤酷高隆之高德政杜弼王元景李禕之等皆以非罪加害嘗在晉陽以稍戲刺都督尉子耀應手卽殞又在三臺大光殿上以鑿鑿都督穆嵩遂至於死又嘗幸開府暴顯家有都督韓愆無罪忽於衆中喚出斬之其餘酷濫不可勝紀朝野慙憎各懷怨毒而素以嚴斷臨下加之默識彊記百寮戰慄不敢爲非文武近臣朝不謀夕又多所營繕百役繁興舉國騷擾公私勞弊凡諸賞賚無復節限府藏之積遂至

空虛自皇太后諸王及內外勲舊愁懼危悚計無所出暨于末年不能進食唯數飲酒麴蘖成災因而致斃論曰高祖平定四胡威權延世遷鄴之後雖主器有人號令所加政皆自出顯祖因循鴻業內外協從自朝及野羣心屬望東魏之地舉世樂推曾未朞月立運集已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翕斯致治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世未有饗國弗永實由斯疾盾嗣殄絕固亦餘殃者也

贊曰天保定位受終攸屬奄宅區夏爰膺帝籙勢叶謳歌情毀龜玉始存政術聞斯德音罔遵克念乃肆其心

窮理殘虐盡性荒淫

帝紀第四

北齊書四

三月十九日自崇效寺省牡丹歸校畢

北齊書卷四

北齊書卷四考證

顯祖文宣皇帝紀而使甲騎偽攻之。臣範按毛氏本使字下有彭樂率三字北史亦有

三月辛酉又進封齊王。辛酉北史作庚申。臣荃按魏孝靜三月庚申進齊郡王高洋爵為齊王疑從北史為是

往者文襄皇帝所建蔡邕石經。建北史作運。臣荃按下文云即宜移置學館依次修立是文襄但運石經未嘗建立疑從北史為是

乙酉前黃門侍郎元世寶通直散騎侍郎彭貴平謀逆

北齊書卷四

帝紀

四

北齊書卷四考證

免死配邊○

臣荃

按元世寶彭貴平事北史不載

冬十月乙未至黃櫨嶺仍起長城北至社于戍○

臣範

按毛氏本作社于通鑑作社平胡三省註齊紀作社子

遂平石樓○元本遂譌道從南監本改

虜不退走追擊之○北史無不字

率輕騎於金山下邀擊之○金山通鑑作金川

梁秦州刺史徐嗣輝○北史通鑑並作嗣徽

柳達摩爲霸先攻逼以石頭降○

臣範

按通鑑達摩遣

使請和於霸先且求質子霸先乃以從子曇郎等爲

質與齊人盟于城外將士恣其南北則達摩未降也
當是齊誅達摩而以降爲罪耳陳書亦云達摩遣侯
子欽劉士榮等請和通鑑載齊誅達摩於十二月辛
酉之下

白庫洛拔而東至于塢紇戍○北史同通鑑拔作枝塢
作鳴

北齊書卷四考證

北齊書卷五

北齊書五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帝紀第五

廢帝

廢帝殷字正道文宣帝之長子也母曰李皇后天保元年立為皇太子時年六歲性敏慧初學反語於跡字下注云自反時侍者未達其故太子曰跡字足傍亦為跡豈非自反耶常宴北宮獨令河間王勿入左右問其故太子曰世宗遇賊處河間王復何宜在此文宣每言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我欲廢之立太原王初詔國子博

士李寶鼎傳之寶鼎卒復詔國子博士邢峙侍講太子雖富於春秋而溫裕開朗有人君之度貫綜經業省覽時政甚有美名七年冬文宣召朝臣文學者及禮學官於宮宴會令以經義相質親自臨聽太子手筆措問在坐莫不歎美九年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令楊愔傳旨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變童之床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顏子縮屋稱貞柳下嫗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乃賚絹百疋後文宣登鳳臺召太子使手刃囚太

子惻然有難色再三不斷其首文宣怒親以馬鞭撞太子三下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時復昏擾十年十一月文宣崩癸卯太子卽帝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內外百官普加汎級亡官失爵聽復資品庚戌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詔九州軍人七十已上授以板職武官年六十已上及癯病不堪驅使者竝皆放免土木營造金銅鐵諸雜作工一切停罷十一月乙卯以右丞相咸陽王斛律金爲左丞相以錄尚書事常山王演爲太傅以司徒長廣王湛爲太尉以司空段韶爲司徒以平陽王淹爲司空高陽王湜爲尚書左僕射河間王孝

北齊書卷五十一 帝紀
琬爲司州牧侍中燕子獻爲右僕射戊午分命使者巡
省四方求政得失省察風俗問人疾苦十二月戊戌改
封上黨王紹仁爲漁陽王廣陽王紹義爲范陽王長樂
王紹廉爲隴西王是歲周武成元年

乾明元年庚辰春正月癸丑朔改元己未詔寬徭賦癸
亥高陽王湜薨是月車駕至自晉陽癸亥以太傅常山
王演爲太師錄尚書事以太尉長廣王湛爲大司馬并
省錄尚書事以尚書左僕射平秦王歸彥爲司空趙郡
王叡爲尚書左僕射詔諸元良口配沒宮內及賜人者
竝放免甲辰帝幸芳林園親錄囚徒死罪以下降免各

有差乙巳太師常山王演矯詔誅尚書令楊愔尚書左
僕射燕子獻領軍大將軍可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散
騎常侍鄭子默戊申以常山王演爲大丞相都督中外
諸軍錄尚書事以大司馬長廣王湛爲太傅京畿大都
督以司徒段韶爲大將軍以前司空平陽王淹爲太尉
以司空平秦王歸彥爲司徒彭城王浹爲尚書令又以
高麗王世子湯爲使持節領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
王是月王琳爲陳所敗蕭莊自拔至和州三月甲寅詔
軍國事皆申晉陽稟大丞相常山王規策壬申封文襄
第二子孝珩爲廣寧王第三子長恭爲蘭陵王夏四月

癸亥詔河南定冀趙瀛滄南膠光青九州往因蝨水頗傷時稼遣使分塗贍恤是月周明帝崩五月壬子以開府儀同三司劉洪徽爲尚書右僕射秋八月壬午太皇太后令廢帝爲濟南王令食一郡以大丞相常山王演入纂大統是日王居別宮皇建二年九月殂於晉陽年十七帝聰慧夙成寬厚仁智天保間雅有令名及承大位楊愔燕子獻宋欽道等同輔以常山王地親望重內外畏服加以文宣初崩之日太后本欲立之故愔等竝懷猜忌常山王憂悵乃白太后誅其黨時平秦王歸彥亦預謀焉皇建二年秋天文告變歸彥慮有後害仍白

孝昭以王當咎乃遣歸彥馳驛至晉陽宮殺之王薨後孝昭不豫見文宣爲祟孝昭深惡之厭勝術備設而無益也薨三旬而孝昭崩大寧二年葬於武寧之西北諡閔悼王初文宣命邢邵制帝名殷字正道帝從而尤之曰殷家弟及正字一止吾身後兒不得也邵懼請改焉文宣不許曰天也因謂孝昭帝曰奪時但奪慎勿殺也
帝紀第五

北齊書五

北齊書卷五

北齊書卷五考證

廢帝紀文宣登鳳臺○北史作金鳳臺

改封上黨王紹仁爲漁陽王廣陽王紹義爲范陽王○

監本脫廣陽王三字今從南監本及北史補

令食一郡○臣範按北史令作全蓋全食濟南一郡也

北史是

北齊書卷五考證

北齊書卷六

北齊書六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帝紀第六

孝昭

孝昭皇帝演字延安神武皇帝第六子文宣皇帝之母弟也幼而英特早有大成之量武明皇太后早所愛重魏元象元年封常山郡公及文襄執政遣中書侍郎李同軌就霸府為諸弟師帝所覽文籍源其指歸而不好辭彩每歎云雖盟津之師左驂震而不屺同軌以為能遂篤志讀漢書至李陵傳恒壯其所為焉聰敏過人所

與遊處一知其家諱終身未嘗誤犯同軌病卒又命開
府長流參軍刁柔代之性嚴褊不適誘訓之宜中被遣
出帝送出閣慘然斂容淚數行下左右莫不歔歔其敬
業重舊也如此天保初進爵爲王五年除并省尚書令
帝善斷割長於文理省內畏服七年從文宣還鄴文宣
以尚書奏事多有異同令帝與朝臣先論定得失然後
敷奏帝長於政術剖斷咸盡其理文宣歎重之八年轉
司空錄尚書事九年除大司馬仍錄尚書時文宣溺於
遊宴帝憂憤表於神色文宣覺之謂帝曰但令汝在我
何爲不縱樂帝唯啼泣拜伏竟無所言文宣亦大悲抵

盃於地曰汝以此嫌我自今敢進酒者斬之因取所御
盃盡皆壞棄後益沉湎或入諸貴戚家角力批拉不限
貴賤唯常山王至內外肅然帝又密撰事條將諫其友
王晞以爲不可帝不從因閒極言遂逢大怒順成后本
魏朝宗室文宣欲帝離之陰爲帝廣求淑媛望移其寵
帝雖承旨有納而情義彌重帝性頗嚴尚書郎中剖斷
有失輒加捶楚令史姦慝便卽考竟文宣乃立帝於前
以刀環擬脅召被帝罰者臨以白刃求帝之短咸無所
陳方見解釋自是不許笞箠郎中後賜帝魏時宮人醒
而忘之謂帝擅取遂以刀環亂築因此致困皇太后日

夜啼泣文宣不知所爲先是禁友王晞乃捨之令侍帝
帝月餘漸瘳不敢復諫及文宣崩帝居禁中護喪事幼
主卽位乃卽朝班除太傅錄尚書朝政皆決於帝月餘
乃居藩邸自是詔勅多不關帝客或言於帝曰鷲鳥捨
巢必有探卵之患今日之地何宜屢出乾明元年從廢
帝赴鄴居于領軍府時楊愔燕子獻可朱渾天和宋欽
道鄭子默等以帝威望旣重內懼權逼請以帝爲太師
司州牧錄尚書事長廣王湛爲大司馬錄并省尚書事
解京畿大都督帝時以尊親而見猜斥乃與長廣王期
獵謀之於野三月甲戌帝初上省旦發領軍府大風暴

起壞所御車慢帝甚惡之及至省朝士咸集坐定酒數
行於坐執尚書令楊愔右僕射燕子獻領軍可朱渾天
和侍中宋欽道等於坐帝戎服與平原王段韶平秦王
高歸彥領軍劉洪徽入自雲龍門於中書省前遇散騎
常侍鄭子默又執之同斬於御府之內帝至東閣門都
督成休寧抽刃呵帝帝令高歸彥喻之休寧厲聲大呼
不從歸彥旣爲領軍素爲兵士所服悉皆弛仗休寧歎
息而罷帝入至昭陽殿幼主太皇太后皇太后竝出臨
御坐帝奏愔等罪求伏專擅之辜時庭中及兩廊下衛
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待詔武衛娥永樂武力絕倫又被

文宣重遇撫刃思効廢帝性吃訥兼倉卒不知所言太
皇太后又爲皇太后誓言帝無異志唯去逼而已高歸
彥勅勞衛士解嚴永樂乃內刀而泣帝乃令歸彥引侍
衛之士向華林園以京畿軍入守門閣斬娥永樂於園
詔以帝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相府佐史
進位一等帝尋如晉陽有詔軍國大政咸諮決焉帝旣
當大位知無不爲擇其令典考綜名實廢帝恭已以聽
政太皇太后尋下令廢少主命帝統大業

皇建元年八月壬午皇帝卽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改
乾明元年爲皇建詔奉太皇太后還稱皇太后皇太后
稱文宣皇后宮曰昭信乙酉詔自太祖創業已來諸有
佐命功臣子孫絕滅國統不傳者有司搜訪近親以名
聞當量爲立後諸郡國老人各授版職賜黃帽鳩杖又
詔謬正之士竝聽進見陳事軍人戰亡死王事者以時
申聞當加榮贈督將朝士名望素高位歷通顯天保以
來未蒙追贈者亦皆錄奏又以廷尉中丞執法所在繩
違按罪不得舞文弄法其官奴婢年六十已上免爲庶
人戊子以太傅長廣王湛爲右丞相以太尉平陽王淹
爲太傅以尚書令彭城王浹爲大司馬壬辰詔分遣大
使巡省四方觀察風俗問人疾苦考求得失搜訪賢良

甲午詔曰昔武王克殷先封兩代漢魏二晉無廢茲典及元氏統歷不率舊章朕纂承大業思弘古典但二王三恪舊說不同可議定是非列名條奏其禮儀體式亦仰議之又詔國子寺可備立官屬依舊置生講習經典歲時考試其文襄帝所運石經宜卽施列於學館外州大學亦仰典司勤加督課景申詔九州勳人有重封者聽分授子弟以廣骨肉之恩九月壬申詔議定三祖樂冬十一月辛亥立妃元氏爲皇后世子百年爲皇太子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癸丑有司奏太祖獻武皇帝廟宜奏武德之樂舞昭烈之舞世宗文襄皇帝廟宜奏

文德之樂舞宣政之舞顯祖文宣皇帝廟宣奏文正之樂舞光大之舞詔曰可庚申詔以故太師尉景故太師竇泰故太師太原王婁昭故太宰章武王暉狄干故太尉段榮故太師万俟普故司徒蔡儁故太師高乾故司徒莫多婁貸文故太保劉貴故太保封祖裔故廣州刺史王懷十二人配饗太祖廟庭故太師清河王岳故太宰安德王韓軌故太宰扶風王可朱渾道元故太師高昂故大司馬劉豐故太師万俟受洛干故太尉慕容紹宗七人配饗世宗廟庭故太尉河東王潘相樂故司空薛修義故太傅破六韓常三人配饗顯祖廟庭是月帝

親戎北討庫莫奚出長城虜奔遯分兵致討大獲牛馬
括總入晉陽宮十二月景午車駕至晉陽

二年春正月辛亥祀圓丘壬子禘於太廟癸丑詔降罪
人各有差二月丁丑詔內外執事之官從五品已上及
三府主簿錄事參軍諸王文學侍御史廷尉三官尚書
郎中中書舍人每二年之內各舉一人冬十月景子以
尚書令彭城王浹爲太保長樂王尉粲爲太尉已酉野
雉栖于前殿之庭十一月甲辰詔曰朕嬰此暴疾奄忽
無逮今嗣子冲眇未閑政術社稷業重理歸上德右丞
相長廣王湛研機測化體道居宗人雄之望海內瞻仰

同胞共氣家國所憑可遣尚書左僕射趙郡王叡喻旨
徵王統茲大寶其喪紀之禮一同漢文三十六日悉從
公除山陵施用務從儉約先是帝不豫而無闕聽覽是
月崩於晉陽宮時年二十七大寧元年閏十二月癸卯
梓宮還鄴上謚曰孝昭皇帝庚午葬於文靖陵帝聰敏
有識度深沉能斷不可窺測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儀望
風表迥然獨秀自居臺省留心政術閑明簿領吏所不
逮及正位宸居彌所尅勵輕徭薄賦勤恤人隱內無私
寵外收人物雖后父位亦特進無別日昃臨朝務知人
之善惡每訪問左右冀獲直言曾問舍人裴澤在外議

論得失澤率爾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爲未弘帝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萬機慮不周悉故致爾耳此事安可久行恐後又嫌踈漏澤因被寵遇其樂聞過也如此趙郡王獻與庫狄顯安侍坐帝曰須拔我同堂弟顯安我親姑子今序家人禮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顯安曰陛下多妄言曰若何對曰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撻人常以爲非而今行之非妄言耶帝握其手謝之又使直言對曰陛下太細天子乃更似吏帝曰朕甚知之然無法來久將整之以至無爲耳又問王晞晞答如顯安皆從

容受納性至孝太后不豫出居南宮帝行不正履容色貶悴衣不解帶殆將四旬殿去南宮五百餘步鷄鳴而去辰時方還來去徒行不乘輦輦太后所苦小增便卽寢伏閤外食飲藥物盡皆躬親太后常心痛不自堪忍帝立侍帷前以爪招手心血流出袖友愛諸弟無君臣之隔雄斷有謀于時國富兵強將雪神武遺恨意在頓駕平陽爲進取之策遠圖不遂惜哉初帝與濟南約不相害及輿駕在晉陽武成鎮鄴望氣者云鄴城有天子氣帝常恐濟南復興乃密行鳩毒濟南不從乃扼而殺之後頗愧悔初苦內熱頻進湯散時有尚書令史姓趙

於鄴見文宣從楊愔燕子獻等西行言相與復讐帝在
晉陽宮與毛夫人亦見焉遂漸危篤備襁厭之事或煮
油四灑或持炬燒逐諸厲方出殿梁騎棟上歌呼自若
了無懼容時有天狗下乃於其所講武以厭之有兔驚
馬帝墜而絕肋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帝不對太
后怒曰殺之去耶不用吾言死其宜矣臨終之際唯扶服
床枕叩頭求哀遣使詔追長廣王入纂大統手書云宜
將吾妻子置一好處勿學前人也

論曰神武平定四方威權在已遷鄴之後雖主器有人
號令所加政皆自出文宣因循鴻業內外叶從自朝及
野羣心屬望東魏之地舉國樂推曾未朞月遂登宸極
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朝野安乂其後縱
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代未有饗國不永實由
斯疾濟南繼業大革其弊風教粲然指紳稱幸股肱輔
弼雖懷厥誠既不能贊弘道德和睦親懿又不能遠慮
防身深謀衛主應斷不斷自取其咎臣既誅夷君尋廢
辱皆任非其器之所致爾孝昭早居臺閣故事通明人
吏之間無所不委文宣崩後大革前弊及臨尊極留心
更深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也情好稽古率由禮度將
封先代之肩且敦學校之風徵召英賢文武畢集于時

北齊書卷六
帝紀
周氏朝政移於宰臣主將相猜不無危殆乃睠關右實
懷兼并之志經謀宏遠寔當代之明主而降年不永其
故何哉豈幽顯之間實有報復將齊之基宇止在於斯
帝欲大之天不許也

三月十九日燈右校畢

北齊紀第六
北齊書卷六

北齊書六

北齊書卷六考證

孝昭皇帝紀論曰神武平定四方○臣荃按此論自高

祖平定四方以下一百五字與文宣帝紀後論一字
不易詳其文義似宜在此篇之後

北齊書卷六考證

